

祖國

32

目錄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出報

敵汪密協協定	未明
一二八週年	秋原
歐戰在巴爾幹	賈父
今後日寇外交	胡秋原
血仇血恨	蕭者
美國海軍	曹拉特
從義陸輪案說起	龍取直
關於中西文化	李毅海

發行所 祖國社

地址 重慶字水街67號

代售處：各大書局

定價：五分

預定價
半年一元 郵費
全年二元 另加



一個量

未明

但我們必須實力磨滅這種野心。

而就汪逆之流而論，其卑賤無恥，已充分暴露無遺了。喪心病狂之汪逆過去還想欺騙國人，說什麼「日本已經覺悟」、「和平不損主權」；簽了這協定以後，他還要發什麼通電，要從事局部和平。現在誰也知道，這位人妖是想出賣整個中國，換得一個傀儡名義，四千萬的金錢。他還想向日寇獻策，用他來當傀儡，欺騙中國人；開放長江，欺騙外國人。古今中外，沒有這樣奇醜無比的漢奸。這協定發表後，這人妖一面抵賴，一面說日本不撤兵由於中央抗戰，并向王梁二逆獻媚，稱之為「先達」。我們今天不能禁止汪逆自賣愛國的醜行，而翻破字典亦無法形容此逆之醜惡，但要緊的，我們要統一抗戰到底，消滅汪逆的主子，能促佳此陣更好，否則讓此賊滾到東京天天與近衛抱頭痛哭，不使此賊能污辱我們神聖的國土。

敵汪密協協定在二十三日各報發表。我們首先願意指出，這一協定實在可笑。敵人以為一紙協定可亡中國。他找到汪精衛簽字。汪精衛是什麼人呢？一個在通緝中的罪犯。他現在急于做傀儡，豈僅僅個協定可以簽字，即使日寇起草一個「日支合併」宣言，他又何嘗不可簽字？但日寇要人簽字，也很容易。昭和可以隨便找一個日本人簽字也是一樣。老實說，這是一個滑稽協定。根本不值半文錢的。汪逆要愛國，就能愛國嗎？蔣委員長已代表全體國民加以痛斥。這協定只能代表日寇的瘋狂與汪逆的無恥。

但另一方面說來，這協定值得切齒痛恨。這協定充分說明日寇野心，這是「東亞新秩序」的全註釋。由這協定可以看出，整個中國，自蒙古至珍州，自上海至新贛，自內河至領海，自礦產至空氣，都是日寇掠奪對象。日寇全國以渾然提攜之名稱，變中國為朝鮮第二，以「共同防共」之稱，完成軍事征服，以「經濟合作」之稱，進行經濟掠奪。此協定雖無價值，但充分表示日寇之狂妄野心。我們不能禁止日寇沒有野心，

照最近敵人的陰謀看來，汪逆的傀儡戲多半不久會出來表演一番。日寇汪逆已到末日，他們不到自殺不止的。蔣委員長指出敵人的兩條路：或者擄出漢奸，同時加緊進攻；或者等到漢奸出場，便宣告「事變結束」，慢慢實行以華制華。這真是看透日寇肺肝。但這兩條路都是死路。我們只有拚命抗戰，拚命反攻，或使頑敵不能戰而死，不能戰而敗。敵汪協定告訴一切中國人，我們只有一條出路。這就是擁護蔣委員長，鞏固統一團結，抗戰到底，努力建設，爭取抗戰勝利，實現三民主義。否則，統一一不聚，團結不固，中途妥協，不事生產，就不能戰勝敵

人，不能戰勝敵人，那就是給敵人和流奸行這協定的機會。在這協定之下，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就要聽日寇生殺予奪，我們的子子孫孫，就要被注進通敵日寇的奴才。今天中國就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三民主義，一條是敵忾協定。你如果恨日寇注進，你就要守法奉公，擁護統一擁護抗戰；你就不可貪污，不可敷衍，不可磨擦，不可自私；你就要盡你的全心全能，去戰爭及建設盡最善之努力。只有趕走了日寇，才能根本肅清日寇漢奸的醜惡與無恥。

「一二八」八週年

胡秋原

一二八在中國民族史上有不朽的意義，在今天抗戰之中，我們更不能忘一二八的偉大。

自甲午敗後，或國就不會對外作戰，而甚至於世界上也想不到中國民族敢於抵抗外敵。日本所謂皇軍常勝的神話，世界各國多有相信的人。而日寇的驕橫，也就不可一世。自二十一條以來，中國深知日寇為死敵，但還有很多恐日病者。九一八後日寇又進寇淞滬。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奮起抗戰。這一仗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日寇可抗。這一仗向世界敲擊日寇的紙老虎，而證明中國之不可侮。

但這只是中國抗日的試驗戰而已。但這一仗的偉大意義，就是鼓舞了中國民族抗戰的信心和決心。

這一仗是中國民族獨立戰的序幕。五年以後的八一三，全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進行更偉大的決戰。這是一場必勝之戰。八一三之戰決定了日寇必敗。

我們歌頌這次偉大的抗戰。而我們也永不能忘一二八殉國的先烈。

歐戰在巴爾幹

實父

現在歐洲在中歐進行大戰。在北歐，蘇芬在作「支戰」。如果蘇芬戰爭一時不會有什麼眉目，英法對德的戰爭一時也不會激烈。在陸上，英法不會進攻。德國雖集中了兩百多萬的軍隊，但也不會攻堅。至於同

荷比進攻，前幾大形勢似很緊張，但德國是否出此下策，還很難說。在海上，德國潛艇與磁性水雷之威力已漸減輕，而英法的封鎖將日緊。在空中，德國空軍也不能成勢英法。所以我們可說，在西歐，希特勒是沒有什麼辦法。歐戰一時不會有激烈的軍事戰，而只有經濟戰，外交戰與宣傳戰。換言之，這戰事要拖延下去。德國既不得不從事長期戰，則歐戰將不在西綫，不在北海，而將在巴爾幹。

希特勒雖不得志於西歐，但在經濟戰及外交戰中，在歐洲大陸，他有不可否認的成功。希特勒及其周圍諸國成立商務協定。而對羅馬尼亞更得到很大成功。前幾天德國設立石油壟斷，大概是遷就德國，而英法大為不滿。德國正在對土耳其施以威脅利誘。而英法據說也在近東調動軍隊。巴爾幹已成列強角逐的中心；而其前途實在非常危險。

巴爾幹之所以成爲和危險地帶，由於：(一)巴爾幹是德國的近水樓台，是德國最有希望的資源供給地。(二)德國一面可用武力威脅巴爾幹各小國，同時還可借舊友義國，新交蘇聯之力，作外交策動，而這一帶，又是英法力量不能直接達到的。(三)巴爾幹民族複雜，利害錯綜，所謂巴爾幹中立集團的組織，可能性過於薄弱。諸國之中，首先匈保二國對於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有領土要求；而土希二國與英法接近，保加利亞與蘇聯接近，而處於列強之間的羅馬尼亞，岌岌惟中立是保而對英法決不敢開罪。此外土國與德蘇關係均不甚佳，而與蘇更多衝突。蘇聯聲明與德親善，但對外則明白反對。巴爾幹既爲列強所必爭，一日均勢破裂，這火藥庫就難免爆炸。

歐戰要延長好久，要看德國的巴爾幹政策成功到如何程度。而歐戰是否擴大，就要看巴爾幹的均勢能維持到什麼時候。

今後日寇外交陰謀

胡秋原

釘梢政策乎？

反共政策乎？

一月二十六日美商約廢棄以後，對日寇是一催命符。日寇費盡九生二虎之力，獻媚美國，并拾出來內，宣傳「民主」，但美國人業已看穿

了。今後日寇怎辦呢？

在我看來，日寇對美國還要再試一下。他一定採取流賊釘梢的辦法，死死的釘着美國。因為釘梢辦法也是一個厲害辦法。日本在美國營的宣傳特務費用，是全世界宣傳費中最大的數目。米內執政一天，就是要釘梢一天。一月二十六日日本外務省的聲明，就是一個釘梢聲明。但我們可以相信，這釘梢政策一定失敗。醜態無信的日寇，愈是獻媚，愈使人惡心。美國人不會上日寇的當。

如果釘梢政策失敗以後，敵人將怎麼辦呢？照我看來，他會恢復「反共政策」。所謂反共政策，如前兩期本報所指出的，并不是反蘇聯政策，而是包括對蘇聯圍在內的，特別今天爲然。有幾件事情可以表示這一趨勢。

第一是過去反共的自島，現在力主親蘇。他說能阻止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者，是美蘇二國。親美既無希望，日本必需親蘇。所謂親蘇者，就是說還要通過蘇聯，和德國合作。

第二是日本無恥政客無文巧的原野最近發表一文，主張對英美要取協同政策，而特別要和德蘇美三國合作。假使中國有人提倡什麼修正的民主政治，這可以叫作修正的反共外交。

第三是淺間丸。淺間丸事件不單是日寇欺騙怕俄的表現，而且包含更大的陰謀。第一，這是一個對外的試探，想藉此討好德蘇二國。這兩天不是說日寇又在和義大利談反共問題嗎。第二，這是陸軍派對米內的示威，藉此刺米內的台。

但日寇對反共政策有無成功的希望呢？沒有。今天日寇雖與蘇德義合作，但蘇聯胸中雪亮。最近所謂世界委員會無疾而終，也可看出蘇聯在遠東的嚴正立場。如蘇聯不買日本的帳，日寇與德國就無法勾結。至于義大利，雖可幫日本搗小亂，但在遠東，根本不生作用。所謂反共政策，對於英美，也不發生敲詐作用。在國內，元老重臣派未必贊成又來一套這無味把戲。所以，這政策充其量，只能使日寇在內政上發生糾紛乃至於恐怖而已。所以日寇在外交上也只有死路兩條。

美國海軍

Fleicher Pratt

(此文譯自美國十月七日星期六晚報，著者係美國著名之軍事評論家，著作甚多，此文對於各國之海軍力量及戰略，有詳細之分析，茲節譯其有關太平洋一段，在美日關係緊張之際，此文甚足參考。譯者誌)

太平洋戰略

日本海軍之建艦，其目的原不是對付美國，日艦隊之作戰綫缺乏火力，而對甲之配備，亦不能抵禦美國之主力艦。日本全部海軍之作戰範圍，不能超過二千五百海里，由日本海軍根據地之橫濱，至夏威夷島，

(中央社西安十六日電) 晉省倭寇近日狡計百出，對我民衆施行麻痺毒藥之「懷柔政策」，但其暴行及姦淫焚掠事，仍層出不窮，茲誌如下，(一)晉察冀方面在上次圍攻中，敵人在唐完，曲陽，阜平，滿城等六縣，共燒糧村莊三三二個，房屋六萬五千三百餘間，被災戶四千七百二十餘家，焚燬糧食七千九百六十餘石，僅曲陽一縣，即達一二八九九袋，被殺人民二十五名，此尙爲調查不完全之統計，(二)去年十二月敵進犯阜落(遼縣北)焚燬軍村張莊莊等十六大村，小村不計，焚燬糧食八百餘石，殺害民衆四十五人，掠去婦女十餘人，婦女之被姦害者尤多不勝計。

(曲江二十五日下午五時發專電) 省婦女工作會戰地工作隊，在戰區九縣掩埋被敵姦淫致死及姦後自殺之八歲至六十歲婦女，首批已達八百餘人。

(中央社西安二十六日電) 五車口(沁河南岸武陟西)沁堤前被敵破壞，我撥巨款以工代賑，勸災區民修築。沁三北原村小高萬花莊等村行人，因往返不便，夜間多宿吳村(武陟縣)不意木藥店(武陟東)敵入三百餘，奸淫殘暴，野心勃勃，於十四日晨，將吳村包圍，遇房焚燬，見人即殺，某處有工人四十三名，被敵擄以手榴彈，炸死四十名。某處又有工人三十餘名，被敵捆綁一處，縱火焚燒，均化爲骨灰。某處躲避之民衆多人，被敵刀刺死。總計男女老幼被敵殺者三百八十餘人，被敵擄去者七十餘人，焚燬房屋約九百餘間，村內村外死屍橫積血流滿地，哭聲震天。

共三千四百哩，由橫濱至阿拉斯加省之荷蘭港，超過二千五百哩，再由夏威夷或荷蘭港至美國之太平洋海岸，又須經過二千哩，故倘美國珍珠港之艦隊一日存在，日本艦隊之美夢遠征，斷無成功之理。

血 仇 血 恨

中日還能

「親善」

麼？

我們還能

「摩擦」

麼？

但星洲與日本之距離，係在日本控制之下，日艦隊之組織與配屬，在守一方面，係欲固守中國海以與英對抗。在攻一方面，則南面向荷屬印度及馬來亞與澳洲等地，此項事實，已成爲太平洋一切戰略之基礎。而美國之輔助艦，亦同此而決定其配備，蓋日本之野心，終不能避免與英帝國發生衝突，所謂英帝國者，固不祇英倫而已，加拿大倍受壓迫，美國將感到威脅，美國人爲本身利益計，無論如何，應保衛加拿大，故英國與別國開戰而致敗，美國必不能袖手旁觀。

日本之生命線

英國之作戰艦隊，除建築中之少數戰艦外，其在南海作戰之配備極劣，因是項艦隊，大部份係歐戰遺之戰艦，射程較短，禦寒之設備甚佳，惟禦寒之設備則極劣，祇適宜於北海之用，故日本戰艦，將採取何種進攻之勢，進攻之點未定，或向荷屬東印度開始攻擊，蓋該地之出產，大量爲日本所需之原料。

美國倘與日本有事，將取進攻戰略，查由西雅圖至荷蘭港，復由荷蘭港至日本各島，本爲易取之路綫，惟以日本北部無重要利益，可予以致命之打擊，故此舉不可行，日本之生命綫，係由東而西，經黃海以至大陸，復南沿中國海岸，以至南洋，若由北方進攻，則須避離日本羣島地城而不適宜，故進攻路綫，祇有取道南洋，由夏威夷島直趨日本統治島之馬紹爾羣島，及加羅林羣島，復與澳洲艦隊會師北向，而攻破日本之生命綫，於是項包圍戰略，一旦成功，造成封鎖綫，則日本之接濟斷絕，所有糧食、油類、銅鐵，以及其他日本由外輸入之重要原料，均告中斷，在此情勢之下，日本只有屈服或滅亡而已，所以年來日本之戰略，及其海軍之建設，係爲針對是項封鎖而設計。

日本反攻之第一計劃，將爲制止美國在太平洋西部之活動，日本有五十艘以上之巨型潛艇，配備甚佳，可以作一萬五千呎以上之海程，日本將利用是項潛艇以攻擊太平洋沿海之運輸，及重要海岸城市，美國爲保護上之需求，不能不將其作力量分散，日本又有配備精良之巡大洋艦十艘，就其速率與火力，及缺乏自衛力而論，此種巡艦，似係專供襲擊之用，此外尚有大量高速度之小艦，可以裝配爲襲擊美國商船之用，此種小艦，將來在大西洋出現，係屬意中事，日本又有高速度之小型

航空艦七八艘，能作遠征長征，此種母艦之飛機，有飛炸太平洋岸沿海內地城市之能力。

日本第二反政計劃，將爲佔領夏威夷以西之美國屬土及根據地，如關島威克島密蘇威島及菲律賓羣島等地，所有美屬土地在前哨地位者，因缺乏自衛力，而首先淪陷，美國欲收服淪陷之各島及佔領日本根據地之各島須時常維持軍需之供給，及遠征軍之補充，此接濟路綫，由舊金山至夏威夷，復由夏威夷至各島，共約四千里，而各島將來之爭奪戰，必極劇烈，蓋該處設防甚多，此種軍需與隊伍之補充，將不能靠軍艦運輸之，若用商船供運，則常受日方之飛機潛艇與巡洋艦之襲擊，除非日方之委任統治島全部爲美國佔領時，日方海上之襲擊，將不終止，最後日本之艦隊，將與美國之艦隊作主力戰，倘美艦之陣容，受日艦損傷時，美國在整個戰局中，將無勝算，此種海戰，就日海軍之數量而言，並非絕無把握，一以該海戰之發生區域，必遠離美國之根據地，而又必接近日軍之根據地，遭損之日艦，將容易修理，惟美國軍艦，倘遭損傷，必致沉沒。二以日艦之速度，佔優越地位，日方可以採取最有利於弱者之時間，在黑夜或重霧中，而突行進攻，或當美艦隊之數量因需修理或補充而減少時，進行逆襲，日艦隊可以從不能預計之方向，突向美艦隊之首端攻擊，利用其機越速度，駛至艦前包圍發砲，造成死傷火網，陣之前部各艦攻擊，此種戰術造成俄國艦隊在對馬之敗仗及德國艦隊在向美捷特蘭之敗仗。

潛艇之斥候工作

美國海軍中其戰鬥艦以下之艦隊，皆爲應付與速度較優之艦隊作戰，而爲設計之對付，此種戰爭，其發生區域，固不祇在太平洋，即在巴西西岸，或大西洋北部，與歐洲國家敵對時，亦有發生可能，故美國造成在世界海軍中特異之斥候艦，以防禦突襲，在該艦之外圍極端，有大量潛艇之設備，計有各種之潛艇十艘，各種之潛艇六艘，及在建築中者尚有多艘，此種潛艇之軍械配備極弱，祇有一小砲及六管至八管魚雷而已，換言之即減少其配備，以增加斥候範圍，P類潛艇可行一萬二千哩，S類潛艇可行一萬五千哩，其構造非用以作襲擊商船之工作，而用以作遠程之偵察，一遇敵人艦隊，即行報告，以後之工作，即

潛伏水底，以襲擊在歸途中之受傷敵艦。

補助是項潛艇作戰者，尚有大批洋艦十八艘，此種巡艦之速度非高，魚雷裝置，亦付闕如，惟其偵察範圍極廣，船身堅耐火力強大，尤為世界巡艦之冠，艦上復有極完善之防空設備，並載有飛機多架，此種特點，係表明美國巡艦，準備戰到世界之極端，而仍可配備精良之敵艦作戰，並抵抗猛烈之敵機襲擊，其作用係造成美海軍之遠距離斥候，而作戰力量，可以衝破敵艦之包圍，報告敵人之數目，情形與企圖。

空軍之工作

據此偵察艦團，便為美戰隊主力所在，美艦之大概構造，亦與別國不同，航空母艦則素以龐大而速率高見稱，即就舊之母艦 *Lexington* 及 *Stratford* 而論，至今仍為世界速度最高之艦，該艦每戰機一百二十架，可以保持三十三哩之速度，*Ranger* 兩艦戰機八十架，更可達巡艦之速度，*Yorktown* 及 *Enterprise* 戰機一百二十架，速度三十哩，至新建之 *Hornet* 其速度更可與驅逐艦平行，近年來美海軍中，最大之改革，厥為航空艦上飛機設備，現在母艦之飛機，幾全部為轟炸機，及施放水電機，此種改革，配以母艦之優越速度，其工作將為專注於進攻敵艦陣綫，被低對方速度，阻止其造成出現艦前包圍發砲（此為海軍之主要戰術——譯者）之有利地位。

欲完成是項工作，飛機之使命，並不需將敵陣前戰艦炸沉，蓋一向從演習與試驗所得之結論，此為不可能之事，飛機之工作，係從空間烟幕中突降以迫敵艦，使其轉易航向，因而使其暴露，致受發射火力之襲擊並毀其砲位，及用準確之投彈，與施放水雷戰術，以減其速度而已，在大號之主力艦，不能全身皆裝設武備，蓋若此則重量太高，故主力艦之船首，為最易進攻之點，倘其前被炸，而致入水，則（如捷特蘭之投英艦 *Windsor* 號及德艦 *Lutsk* 號之受傷）——雖戰鬥力仍屬無損，然已足減低其速度，在敵艦受傷而致減低其速度，便已被迫而作戰會均等之戰，在機會均等之戰，美艦以其優越火力及擊甲之配備，足以摧毀世界任何艦隊。

美國航空母艦之專注於轟炸戰術者，尚有其他原因，蓋美國現在之軍艦，足以抵抗敵人之空襲而有餘，其防禦方法，一部份係依賴艦面之

堅強鋼甲，此鋼甲分上下兩層，倘敵機可以將上層鋼板炸成一洞穴時，敵艦仍須再向該穴投第二彈，方能使該艦失其效力，第二點為不可能之事，此外尤有極重要之因素，則為艦上裝設之新式五寸徑之高射炮，此種高射炮，當美艦隊列陣作戰時，共有七百門，其一彈之爆炸，已能使半里內敵艦失却效用，則七百門之威力，便可想而知，敵艦將極難獲得投彈之機會，然而敵人能否配有此種高射炮，係屬一疑問，聞驅逐艦有之，別國則較次，但美國並不因此而放棄別人或有更佳配備之考慮，故其海軍司令，並不單獨依賴空軍力量，以牽制敵陣首之捷擊。

此外尚有驅逐艦，其作戰之位置，將在陣容之首尾兩端，美國驅逐艦之特點，在艦身之龐大，能抵抗任何大氣情況，船內復有多量之魚雷管，現美海軍有此種驅逐艦七十四艘，並多數備有魚雷管十六具之裝具，他國戰艦，祇有八具至十二具而已。

未來之海戰

各國海軍均有輕便之巡洋艦，以與驅逐艦相輔作戰，尤以日本海軍為然，日本之輕巡洋艦，質固佳，量亦多，艦上裝有六寸徑砲，可以在敵人驅逐艦未施放水雷以前，已先將其擊毀，美國則對此種威脅，速有 *Blood* 種類之新巡洋艦出現，下水者已有九艘，此種巡洋艦之鋼甲，可以抵禦敵艦八寸徑砲作戰時射程之攻擊，每艦備有六寸徑砲十五口，最近演習結果，每分鐘可發射一百三十五彈，在此火力之下，任何驅逐艦，均不能生存，又能在三十秒鐘內，將距離八九里之輕巡洋艦擊毀之，美國艦隊，因速度之遲緩，外圍之防禦力，為世界之最強者，外圍武力之配備目的，在能攻破對方之外圍，而向敵陣首作大量之魚雷進攻，魚雷之進攻，並不需將敵艦擊沉，倘能將為首數艦擊傷，便可以將其整個陣綫之速率延緩，所有美國之各種戰術，及海軍之各項設計，祇係貫徹此目標，係使敵人陷入美國主力艦火力之內。

故此可以預測將來海軍之作戰情形，在未戰之前一天，美海軍將接到偵察報及潛艇在四百里以外之報告，詳報敵艦行蹤，繼為巨型巡艦向敵人外圍之進攻，有強烈之戰鬥，及受敵機之猛烈空襲，在前部戰鬥未解決以前，美國之驅逐艦及飛機已趕上參戰，此為戰爭之進展時期，而海軍亦在此戰事發生，各艦隊利用相擊之掩蔽，戰陣之展布，將可

超過二十里以外，或可縮小至四里以內，——如捷特蘭之役，——姑無論作戰範圍如何，主力艦將於短期內，發展其威力，其戰鬥時間及戰線，將比歐戰時為長，在陳述之前部各艦巡邏，將不被解決，如某一方在海面或上空得佔上風時，對方將放大量之水雷，以掩護收艦之退却或運被毀滅。（未完）

從義隆輪被撞沉案說起·龍取直

自義隆輪行至廣陽碼頭被敵對岸，被民生公司建興輪撞沉，以致淹死乘客二百五十餘人之大慘案發生後，我想倒到當時那種呼號救命的慘狀，心都為之寒戰。至其責任問題，據報載，現今尚在研究中。惟據「步團團報」失事時被目睹事經過，緊稱此案建興輪運貨負重航線，及義隆輪沉後坐不勝計乘客之法律及道德責任。若就民生公司在報上所登廣告看來，他們似乎也盡了他們的責任。總之，我決不希望此種慘案，是民生公司為營業上之競爭有意所造成，而是出於無意的過失。否則，那不僅二百五十餘名死去的乘客銜冤，而實係民生公司的損失，國家的恥辱。

為什麼呢？據說，中國之所以落後，即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和實業，尚在幼稚的階段之故。因此，一般人，特別是在尚未入川以前的人，耳聞內地如四川者，有所謂民生公司這個初具規模的實業之日益發達；又聽說，她在抗戰中為國家民族出了不少的力，所以，對於她的印象都是非常的好，簡直是抱着一種愛護的心情在等待着，一直到今天，義隆輪被撞沉之大慘案發生後，仍然如此。所以，我個人對於義隆輪被撞沉案，還是希望有一個公平而合理的解決。所謂公平者，就是「是還是」，「非還非」，決不希望偏袒任何方面。所謂合理者，即判明是非之後，死者已矣，還要存活的着想。發生這樣的一個大慘案，尚不能教訓我們因此而替活的着想，那真如某報社論所云：「那以後誰敢坐船？替活的着想的辦法甚多，而說辦法必須要根據他們過去所有的過失才能有效。」

他們過去所有的過失，用江航務處早應知道，但未見他們有什麼對策。（例如川江航務處今日致大公報函，竟至乾脆的說「航商做大」我們

管不齊。然則川江航務處者，是管什麼的呢？）雖然我們還是就我們所知的，略舉如下。

民生公司有一個極普通的毛病，即是：乘不住氣。其實像他這種規模的實業，在實業發達的國家，並算不得什麼，不過河里無魚蝦也貴，於是，一般人都愛護他，而他自己傲然自大起來，由傲然自大，乃至於疎忽，專橫，甚至於凌辱乘客，甚至不顧乘客的安全，以至義隆輪之被撞，都是由這個毛病出發。

因為我住在中慶，我的家眷則住在北碚鄉間。所以對於別的航線的行情我雖不知道，但渝涪線上的情形，則知道一點。現在我就談談這一航線的情形。

因戰時來轟炸，人民必須疏散之故，所有市民都散處各地，因此乘客之上下地點，並不能拘定在一個碼頭上，然而民生公司仍照原來規定裝卸乘客，且必須先一日買票。既然先一日買票，必須先日在附近碼頭買票，且要付一宵才行。但這是要有錢，而又肯買的人才辦得到的事情，只有錢而無閒者，都是辦不到的。但在如今，一天到晚為生活而忙碌的人，那有這多閒工夫，化錢住在碼頭上等船呢？而民生公司對於此種事並不顧考慮。一天我從很遠地方趕船時，船剛解纜，但因先日未買票，不准上船。我以為未曾上船的人該是很多的吧？若果如此，不准上船，還情有可原。可是我回頭一看，除一個婦人抱一個小孩，牽一個小孩另外腳邊還有一個小包裏，站在那裏似乎要哭的樣子，訴說她是從很遠的地方很早的趕來，也是因為先日未買票，不准上船。另外並無別人，而民生公司那輪船碼頭上的職工和航警都置若罔聞。

基於上述同樣原因，乘客之由牛角沱裝卸者，日益加多，但民生公司在該處岸上者不設碼頭，有次因起卸乘客太多，將渡船撞沉，以致淹死乘客數十餘名，而事後民生公司在報上登廣告，並不認錯，但事實上却添了一個碼頭。這是我們認為很難得的。

又：去年五四月被炸以後，一般市民都向四鄉疏散。我當日也送家眷在朝天門紙碼頭等船，誰知乘客太多了，將跳板斷斷。所有在跳板上的人都「自行落水」；所幸其時水淺，並未溺死乘客。這時候，民生公司或川江航務處（據說此兩船跳板都是航務處的）義應救投，應再搭跳板讓乘客上船，然而他們只顧驗票，並不顧及這些。其時如另無跳板，猶可

說也。但事實上另有兩塊跳板擱在兩船上，而不搭起來。至於那些鶴立岸邊的男婦老幼，因鑒於昨日之慘炸，有如驚弓之鳥的逃命心切，也不管他們搭不搭跳板，男的則擦衣涉水而過，婦女老弱則由少壯的涉水背負上輪，踏水之聲，呼兒喊娘聲，其情其境，頗覺難堪，於是我以私人名義前往交涉，結果是反受其辱。接着九月間，水勢尙大時，又斷一次跳板。這次則淹死旅客數十餘人。當日我有個朋友赴北碚，恐其遇難，前往探聽，而兩船上人只承認有此事，但死人多少却秘而不宣。

但上述情形，雖是不合理，我們還能原諒。即在抗戰時期，乘客異常增多，民生公司原有之機構不能適應，以致時常發生上述毛病，原屬事理之常，我們似不應深加苛責。

那麼，接裝又有一個矛盾現象發生。即國營招商局逃離入川之僅有的小輪恆吉，由去年夏季起，爲維持逃難職工伙食計，開重慶到北碚航線。其期是每日一往返。因爲恆吉輪招待週到，裝卸方便（任何地點都可上客下客），而且票價便宜，並不必先日買票即可上船。因此，旅客都願趕恆吉輪。惟恆吉開後才勉強的趕民生公司輪。嗣後恆吉輪的班期時常改變。行駛不到半年，竟改了三次。一次是由六點鐘改爲八點鐘開行；再一次是一日只開一盞，不准往返；第三次則改爲三日開一盞。以致班期不定，已經感到不方便了，但因爲別的方面尙有可取之處，一般人似仍願等恆吉的班期。有一次，我回家，爲了等候恆吉輪的班期遲了兩點鐘（由六時改爲八時故也）才回到家，而回到家時，我的一個兒子因當日得了急病正睡在床上斷氣了。要是我趕民生公司的船，就能早到兩點鐘，而早到兩點鐘時，我的那兒子尚未起病呢。想了起來，至今尙有餘慚！但我第三日回重慶時，仍願趕恆吉輪，並無悔恨。恆吉有什麼魔力竟能抓住她的乘客，於此就可推知民生公司對於她的乘客的一切了。

但是，恆吉輪只走了三四個月，爲什麼一再改班期呢？事後才曉得，原來是民生公司從中作梗，以表面的理由要恆吉改變班期不惟要恆吉

改班期，且暗地不准公票局多賣恆吉的票，如多賣，她可以斷絕公票局的營業。所以我們無論什麼時候去買恆吉的票，而公票局總是聲稱票賣完了。但我們次日上輪時，却全是未曾買票的客。於是各客人都問船主而船主才說明以上的情形。試問川江之大，一個小恆吉，何礙於民生公司之發展，竟爾千方百計阻撓其航行，我實不解。並且，我當時的看法，認爲恆吉之如此，如果民生公司肯在營業上競爭的話實無異替民生公司打了一強心針，不但無害，而且有益。不料民生公司計不出此，只用阻撓別輪航行之下策，以圖獨佔川江，何其愚也。

我不營航業，與民生公司無任何利益上之矛盾，以上所述，只是就抗戰期間一個國民親身經驗之談。而我談這一段事，并非想在攪船案中多生是非，而是爲了中國實業前途，爲了民生公司前途，爲了一切同胞之安全。平心而論，實業落後的中國，民生公司應是國寶之一，任何人當當愛護。而民生之有今日，也是幸苦奮鬥的結果。我們不僅希望民生愛惜其過去的歷史，尤望其爲民族企業樹立信譽。說到競爭，我想今日中國無階級競爭之可能，更其同行競爭之必要。中國有十個民生公司也不爲多。而即使競爭，必須在商業競爭常道之內。說到這裏，我們痛感今日不僅不應有所謂統制經濟，任何近于便利壟斷性的行爲，應爲政府所避。而這一次的慘案責任，如果在民生，民生即應有由自負負責任的光明和勇氣，死的死了，只要因此次慘案而永絕以後慘案，我相信全國也一定諒解。

至于關係政府方面，我以爲應該迅速將責任問題解決。這事情要發生在外國，將是如何重大？事情發生十天了，前些時就有專家指出如傷在左舷右舷即可判明責任，現在這一點已經明白了，爲什麼還要研究呢？

通說

關於東西文化

編輯先生：

最近若干報紙雜誌上常有許多文字對中國古代文化與哲學作過度的讚揚乃至於附會，這不是一種健全的現象。在今日民族競爭之中，我們豈能自己固守古典文化，不備是必然的，而且是應該的。但如果以為中國文化無所不有，決非事實。五卅及歐戰以後，有許多人將東西文化加以對立，而以為各有所長，以為中國文化注重精神，西方文化注重物質，實在是對於東西文化都無所見的淺見。所謂精神文化物質文化是無法分開的，中國之知名于世界，并不在中國之精神文明，而實在中國人之物質創造：如絲茶、繅繭、印刷、火柴是也。所謂東西文化者，決不是可以對立的東西，不過人類文化史上階段之別。例如西方文化，就要包括許多內容不同的東西，如埃及文化，希臘文化，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文藝復興期文化，宗教改革時代的文化，啟蒙時代的文化，以至現代的工業文明。以上所說這些文化，并無共同之點，而除了最後那類以外，從埃及文化到宗教改革時代的文化，都可在中國文化中找到類似的東西。

但有人以為現代科學，中國古已有之。清末以來，就有人講墨子的差重學，五卅以後，更有人以為墨子本意大概是飛機。其實現代原子論也可追溯到德莫克利德，而一切科學之起源，也都可數到希臘人。但希臘所達到的水準，和與現代大有別。自有人發明易經是辯證法之祖以後，也有人以為現代物理化學，盡在陰陽五行之中，其實陰陽之說，希臘的畢達哥拉也談過；五行之說，希臘人講過，印度人也講過。但希臘

人究竟是希臘人，而現代科學是現代科學。我們應該欣賞中國先秦時代和希臘時代思想家的天才，但如果以為我們可以離開現代科學由古書裏面找出現代科學所不知的祕密，那是使思想界誤入歧途。

不獨物質文明如此，就是精神文明古人平均亦未必比今人站在更高的水準之上。以西方而論，希臘的奴隸制，羅馬的暴君，中世紀迫害異端之慘，究竟今天歐洲找不出來。即以中國而論，即在孔子時代的春秋，那些國君家庭中的把戲以及歷代相沿的太監制度，究竟今天找不出來。

而尤為奇怪者，在抗戰三年之後，還有自命講經濟學的人主張中國應該以農立國。他們要知道，日本面積，不過中國一省，人口不過中國六分之一。到今日為止，雖然我們能愈戰愈強，但何以小敵人竟敢打到我們國土以內來了呢？不要說我們有歐美經濟武裝，只要我與敵有同等實力，日本還敢正眼看我們嗎？我們大而弱者，無他，就在我們「以農立國」。

這些思想，一點也不是三民主義。中山先生是一進化主義者。他說：

「進化者，自然之道也。」

他決不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分開：

「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相持，而後能進步。中國近代物質不進步，因之心性文明之進步，亦為之稽遲。」

先生以中國文化之光彩并不專在精神方面：

「自古製器尚象，開物成務，中國實在各國之先。」

但對於只知滿足于中國固有文明者說：

「是發治化學而崇拜三家村之豆腐公，而忽于裴在韜、巴斯德之精學也。」

而先生對於中國根本問題更指出即在實業發達之一事，說：

「我農工事業，賴賴人力以生產，尚未善用機器，長此終古，必有民窮財盡之日。必也我亦用機器生產，方能自濟。」

今天大家都信仰三民主義，是很好的，然如果忘記這些根本指示，

信口開河，一定是自誤誤人的。

李觀海上